

周  
官  
辨  
非

周官辨非序

善治莫如省官善政莫如薄斂古今圖治之本斯二者而已凡見諸詩書所載先王之政俱昭然可考惟周官一書所列官冗而斂重卽末世亡國之弊亦無過此者前輩爲本戰國陰謀之書及東漢末年其書乃行至用其學而見諸實事古今惟二人一曰劉歆一曰王安石歆始以進于新莽于是建爲周官經置博士而莽遂據此立公卿大夫士日議設官行五均六筦市官賒貨至毒流四海而莽遂亡安石以進于神宗於是作爲三經新義上匹詩書而安石遂創立三司條例官日議理財市易均輸害延中外羣小繼之而前宋亦亡蓋是書之

足旤人國而兩人學術徒足遺笑千載斯誠可哀也已  
吾友萬子充宗最精於經學生平於六藝之文辨若秋  
芒盡發其義更取周禮一書條舉件繫極辨其非凡五  
十餘節大畧惟官冗而賦重此則其爲害之大者也充  
宗意謂劉歆初用此書以媚莽顛倒聖經忠孝墮地已  
彰彰耳目不意數百年後復有一王安石至謂其法可  
施于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其於周官一書欲盡舉  
而見諸立政造事竟若不知前此有一新莽國師者今  
特爲辨非一卷使天下後世讀之曉然知此書一用之  
爲劉歆再用之爲王安石其効可見已若此從此安石  
之後當不復更有安石而益知惟五經可以治世學術

淵源一歸於正斯則其功在百世者也是爲序同學李  
鄴嗣杲堂拜撰

周官辨非

四明萬斯大克宗學

世稱周禮周公所作。吾友魯史克有言。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今觀周禮。無此言。則知周公之周禮已亡。而今之所傳者。後人假托之書也。先儒信之者。什七。疑之者。什三。祇緣周禮二字當頭。且知就周禮言。周禮儻侗讀過。不加精析。遂驚嘆其學貫天人。經緯萬事。推與儀禮禮記並立爲三。愚則謂此書所載。止詳諸官職掌。其法制典章。取校於五經論孟。殊多不合。夫不合於五經論孟。則是非有在矣。天下是非有一定。無兩可以周禮爲是。將以五經論

詎爲非乎。使其不合於五經論孟而所措施者無傷於國體無害於民生卽不置是非焉亦可也。乃其猥瑣不經培克無藝一由其道喪亡之至如影隨形迂儒猶曰此周禮也無可議。或且曰此不善用周禮之過非周禮之過嗚呼震於虛名而忘其實禍直謂之無是非之心可也不特此也。吾就其本文詳析多自相謬戾弊害叢生不可一日行於天下。周公之書決不如此故斷然還其名曰周官諸不合于五經論孟者取而辨之得若干條雖然置其非而存其是典章法制乃有可觀卽謂予非周官爲是周官也可。謁覽商大書。

天官

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七曰關市之賦

聖人之治天下利民之事絲髮必興厲民之事毫末必去關市之賦厲民之甚者也周公制禮其肯筆之於書以爲常法哉昔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武王有天下奉行不變故周公作無逸以訓成王曰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言無橫斂也復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期其法祖而無橫斂也使賦及關市寧非橫斂乎吾以是知周官非周公所作決也昔孟子言仁政曰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嘗悼虐政之害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使周公時已賦及關

市則已爲暴矣。孟子何以有古今之嘆哉。舉末世之弊。政誣聖人之制作。流毒當世。貽禍無窮。爲此言者。古今之罪人也。

嚴人凡嚴征入于玉府

鄭司農云。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之。按古者澤梁無禁。文王之政也。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王制之言也。皆不聞有征。有征自戰國始。何以知之。觀孟子與齊君言王政。而舉文王之治岐。則知其時之有征。有征則取之無時。亦無限制。而所謂獮祭魚。然後虞人人澤梁。與夫魚鼈不中殺。不粥于市之令。遂蕩然矣。故孟子爲梁君陳王道。又曰。數罟不入洿池。今稽嚴人之官。胥至三十人徒。



至三百人馬融云池圍取魚處多也然則儻人自取足  
供王國之用奈何復以征爲哉

大府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 玉府掌王  
之金玉玩好

此明以逸欲導人主尤爲不經吳澄氏曰西旅獻獒非  
出於武王之求亦非武王之好召公且諫以爲玩物喪  
志况聚財而冀其餘以爲玩好之用周公肯建官掌此  
道人主以縱欲如此哉越裳白雉且却而不受吾於是  
知周公之心矣

內小臣奄士四人

鄭註曰奄稱上士異其賢某按奄人自宮之人也爲內

小臣以供官中之使令不得預外廷之事卽令賢而有功厚其賞賚可矣安得假以士君子之名而稱上士也哉夫天子之上士其命三其受位其祿視子男秩非卑矣以加奄人不甚羞我士君子乎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奄人而假以士君子之稱名器之濫極矣噫

地官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

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先鄭衆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後鄭立云凡日景千里而差一寸賈公彥曰昔武王遷鼎于洛欲以爲都迨周公攝政以岐鎬處五岳之外於政不均故東行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故更以土圭度景求地中其度日景之時並立五表于潁川陽城置中表中表南千里北千里東西千里各置一表表皆八尺夏日至晝漏半南表景尺四寸不及土圭一寸是地于日爲近南故景短北表景尺六寸反過土圭一寸是地于日爲近北故景長又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昃

邑得夕景西表日尚未中仍得朝時之景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不堪爲都惟中表當夏至晝漏半其景尺有五寸與土圭等故謂之地中於此地中建置王國愚案左傳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乃武王之志周公繼而成之非以土圭測知爲地中而營之也非惟周公卽武王當日之言亦以其形勝可都初非以其爲地中也獨召誥有土中之說乃指四方道里均平其所以知爲土中者蓋因營洛時四方民大和會就工之暇必相與語及啟行之久近因知道里之均召公聞之遂以之入告于

成王耳。先儒謂周公于陽城立表。古蹟猶存。昔未敢質言其立。自周公與否。卽果周公所立。亦因召公上中之說。更加審定而爲之。未可知也。若謂必測以上圭而知爲地中。則當未測之前。茫然大地。何從遽定。勢必使人分馳四出。徧植表圭。需日。至以求中。而且南北之中。以土圭爲率。過不及者。非中。而景適合者。爲中。其中猶易曉。東西之中。則或偏于東。或偏于西者。各自有日中。而日中之景。皆可得與土圭等。其中爲難見。故知土圭求地中。斷斷必無之事也。且就此條本文。所謂日南日北。日東日西者。亦是旣得地中。因推之四外。其日景必有長短朝夕之殊。其地卽有寒暑陰風之異。賈氏不察。傳

爲五表並建之言。果若是。是周公于求中表之時。更使人四出分馳。並植表圭。其如中表未定。千里之外。豈能一一預擬其處。卽中表既定。東西南北各違千里。豈能一息遽聞。又况中表既定。必令四表遙相對。弗令分毫偏側。又必令晝漏半時。中外五表遙相呼應。不致有一息之差。而後能知夫景之爲短。爲長。爲朝。爲夕。然試觀天下。安有東西南北方二千里。無山陵城郭之平地也哉。一尺五寸之土圭。八尺之表。外四表之各去千里者。不皆鳥飛直道。稍有間阻。卽不得其平。而日中必當午。初正之交。爲時無幾。中表四表呼應。不聞各自爲日中。而不能相通。于一息之頃。故知五表之說。益怪妄而

無據也。然則立表測景古無其事乎。曰。歷家求分至。乃有此法。故考工記云。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所謂致日。卽堯典南交致日。以正仲夏之事也。所謂土地。則王制司空度地居民之度。蓋以土圭之長短爲度之準也。豈以此求地中哉。又匠人建國置槩以縣。眎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蓋建國者。旣求地以縣而得地之平。更測日景以正東西南北。亦非爲求地中也。○唐開元十二年。命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魁極高三十

四度八分南至朔州晷長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  
北至蔚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  
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二分極差  
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愚按此測晷  
之法卽土圭正日景之法也然但測日晷之長短而非  
求地中但測南北之晷而不測東西之晷有以見測景  
之法非因建都而設而南北之晷既有長短之分不必  
更測東西也又其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而晷  
差至一尺五寸二分則所謂日景千里而差一寸豈足  
據乎然則其測之者何爲也曰節氣時刻遠近不同非  
是無以知之也○吳氏曰先儒謂此爲周公營洛邑之



事夫周公雖營洛成王未嘗居之。至犬戎之難平王始遷居焉。今指洛邑謂之王畿豈不戾乎。若但測景求地中而不居則不得謂之王畿也。且先儒謂陽城爲地中故置中表若然周公何不卽都陽城乃營洛邑乎。洛邑去陽城亦遠矣。旣求地中而不以爲都何邪。蓋作周官者見召誥有土中之言故爲此說。而先儒因之附會不知所謂土中者謂道里均耳。使周公以土圭求地中則書載營洛事詳矣。豈得不言。今觀洛誥特云卜澗水東澗水西何嘗如此經之說。學者知成王未嘗居洛自知地中之說爲非。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

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按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孟子言周室班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適與武成合王制言制祿爵亦與孟子同獨此文言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何其與諸經傳無一合邪其爲誣妄不辨自明就所言五等封疆以開方法計之方五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二十五方四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一十六方三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九方二百里者爲

方百里者四先鄭之說其食者指公侯伯子男所自食租稅于本文似順然地大者食加豐地小者食加儉則爲不均後鄭之說其食者指公侯伯子男貢于天子天子所食之租稅因借土均一易再易三易爲言於本文若不順然而地廣者食卽多地狹者食卽寡爲得其平要而觀之皆隨文穿鑿爲說不能取衷于經傳者也又先鄭謂公之半侯伯之三之二子男之四之三皆爲附庸則附庸多于正封後鄭謂附庸在封疆之外惟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且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夫同方百里之地也然則附庸封疆與男同矣男何以亦有附

庸乎。賈氏附會其說謂附庸實不滿百里。積集成同則附庸又何其多邪。皆不根之說也。蘇子瞻曰。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于詩書。豈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載邪。子產有言。古者大國一同。今晉楚千乘。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以周禮爲戰國陰謀之書。有以也。王制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吳氏曰。孟子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孟子指地則包田而言之王制指田則止于田而已然王制之末則曰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等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然則百里者非指田而言之乃包地而言也孟子之文是矣今日封疆方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與孟子之言大異不足信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按周官之制王畿千里王城居中四面各五百里王城

外五十里爲近郊五十里至百里爲遠郊卽六鄉也載師職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百里至二百里爲郊甸卽六遂也載師謂之甸地公邑任之二百里至三百里爲家削載師謂之稍地大夫采邑任之三百里至四百里爲邦縣載師謂之縣地卿之小都任之四百里至五百里爲邦都載師謂之甸地公之大都任之此條詳六鄉官制每鄉五州六鄉凡三十州也每州五黨一鄉凡二十五黨六鄉則一百五十黨也每黨五族一鄉凡百二十五族六鄉則七百五十族也每族四閭一鄉凡五百閭六鄉則三千閭也每閭五比一鄉凡二千五百比六鄉則一萬

五千比也。嚳六鄉之中，公三人，卿六人，中大夫三十人，下大夫百五十人，上士七百五十人，中士三千，下士一萬五千。何官之多也？因稽六遂之制，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鄞，五鄞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遂有遂大夫，中大夫爲之，凡六人。縣有縣正，下大夫爲之，凡三十人。鄙有鄙師，上士爲之，凡百五十人。鄞有鄞長，中士爲之，凡七百五十人。里有里宰，下士爲之，凡三千。隣有隣長，不命之士爲之，凡萬五千。嚳抑又多矣。更考五官，中官之有定數者，卿十七人，冬官不數中大夫三十二人，下大夫百十三人，上士二百四十五人，中士七百八十六人，下士千四百四十五人。合之六鄉六遂，總爲三公三十二卿，中

大夫六十八。下大夫二百九十三。上士一千一百四十三。中士四千五百三十六。下士一萬九千四百四十五。不命之士萬五千。而又有有命官而無定數者。如山虞每大山中士二人。中山下士六人。川衡每大川下士十。二人之類。不知當幾十百也。而又冬官亡闕。其爲卿大夫。上中下士。不知又幾十百也。有官卽有祿。周官則以稍地任大夫之采邑。以縣地任卿之小都。以畺地任公之大都矣。然以孟子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推之。卽數王畿猶不足。卽如王制所謂天子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推之。亦恐未足以給也。又况中士下士。如其多。而府史



胥徒之屬且不下數萬將何以界之故吾謂官多則糜  
祿糜祿則財匱財匱則聚歛聚歛則病民嗚呼生之者  
衆食之者寡大學生財之道也作周官者曷亦思之乎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  
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  
征之

鄭司農云征之給公上事也愚按養老之典王政所先  
故西伯善養老而天下歸心其所謂養老者制田里教  
樹畜使庶人之老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且謹庠序  
之教俾斑白者不提挈如是而已養老始於五十者人  
生四十爲彊四十至五十則彊之極極必衰故王制曰

五十始衰。衰則當有以異之。故王制曰：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又曰：五十異糧，六十宿肉。又曰：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不從力政，八十不與服戎，祭義亦曰：五十不爲甸徒。先王之世，其所以優老者，不一言而足。豈尚使之給公家之事乎？春秋戰國，兵革不休，民力大困。至有役及五十六十者，而作周官者，遂援以爲制，多見其僞也。

牧人掌牧六牲。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毀事，用龙可也。

按檀弓曰：夏后氏尚黑，牲用玄。殷人尚白，牲用白。周人

尚赤牲用騂。此言三代所尚其色不同也。槩言牲而不  
言其所用。則凡祭牲皆然。故不別異也。就周而言。郊特  
牲云。郊祭牲用騂。是祭天用騂也。祭法言燔柴太壇瘞  
埋。太折用騂犢。是祭地同用騂也。周書成王在新邑。烝  
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祭先用騂也。孔子曰。  
騂且角。山川其舍諸。是祭山川用騂也。由是推之。周天  
子之凡祭。無不用騂。可知矣。蓋牲之所異者。如天地之  
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如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如帝  
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乃其差耳。若用騂。必無或異  
也。此牧人之文。因祭有陰陽之目。于牲卽有騂黝之別。  
旣爲不經。而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犬類。月令四時所乘。

所駕所衣所服各隨方色而不同周公之制豈若是乎  
又曲禮曰天子以犧牛祭義曰天子必有養獸之官犧  
牲祭牲于是取之註家謂毛色純而不雜曰犧則天子  
雖外祭亦用牲不用羴也

載師凡任地圜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  
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

按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  
而徹其實皆十一也故公劉立國徹田爲糧文王治岐  
耕者九一後王遵守未常有過此者迨乎春秋兵賦繁  
興國用不足乃重斂以病民如魯之稅畝在宣公之時  
鄭之止賦在昭公之世十二之始經傳昭然則知前此

皆十一也。魯鄭之制卽周之制。豈周公之時已有加於十一哉。今載師任地惟近郊十一。遠郊則不及七而一。甸稍縣都皆十二。鄭註謂輕近重遠。近者多役也。嗚呼。吾聞禹貢甸服之制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蓋民之納賦。遠者勞而近者逸。故爲之別其精粗以均其力。未聞輕近重遠。有加於十一也。然則載師所言豈待辨而知爲聚歛小人之說乎。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此力役之征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

征則有天下者力役固不能無要當有限制使民不困故孟子又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使如此均人所均一旬而用民三日則三時之害者多矣民力幾何安能盡力於農畝其不至民有殍而父子離者幾希惟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洵聖王之制萬世不易之經也鄭氏本王制以訓周官而謂旬爲均雖救其失而實非均人本文之意陳祥道反據均人而謂歲不過三日非周制何其謬哉

商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

君之讎。既父師長之讎。既兄弟主友之讎。既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按過而殺傷人者。註謂其無本意。故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此卽舜典所謂膏災肆赦。宥過無大。呂刑所謂正於五過之意。其言是也。又云。凡和雖父之讎。辟諸海外。云。則非周公之訓。夫殺人而出於過誤。官可以原其情。子弟或可以理遣。故不得言讎。而民可以共成之。此既言父之讎。兄弟之讎。君師主友之讎。則非過也。乃故也。舜典曰。刑故無小。况殺人之罪乎。叔向據臯陶之刑曰。昏墨賊殺。所謂賊者。指殺人不忘者也。今日君父兄之讎。非殺人不忘者乎。奈何其不歸諸司寇而反和之。

邪。據秋官朝士職曰。凡執仇讐者。書于士。殺之無罪。則知有讐者必無不報。報之不得而以聞於官。則殺人者死。更無辭說。今謂人和難而使之辟。殺人之賊。幸免于戮。是教人殺人也。其何以訓。如謂其可疑而赦之。邪。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言讐則非疑也。如謂賊繇權勢而罪當原邪。則卿大夫獄訟。斷以邦法者。大司寇主之。以八辟應邦法。小司寇議之。調人固掌司萬民之難者也。作周官者。見曲禮。檀弓於父之讐。言不共戴天。弗與共天下。與昆弟交遊之讐。言弗與其國。遂謂讐可辟。而以調人主之。不知讐非不可辟。特不當官使之辟。自辟則爲子弟者。縱未能卽報。而處心積慮。猶冀仰於一日。



官使之辟。則玩法縱僣。明示爲子弟者。以不得報也。嗚呼。誰無父兄。忍令其抱恨終天。致嘆於莫可如何之地也哉。且父兄師友之讐。雖古今之通忿。猶一人之私怨也。至於君之讐。乃弑君之賊也。齊曰常弑君。孔子魯人。猶爲請討。如是而亦可和。亦可辟。則禮當不言在官者。殺無赦。孔子之春秋。可以不作矣。彼又見衰周時。弑君者屢見。而討賊者不多有。如趙盾弑君。左氏傳爲越境。乃免之文。遂指之以爲賊父。而豈知其非周公之法哉。又曰。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是不罪其殺人。而罪其弗辟也。進退兩無所據矣。

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

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賈疏曰人而無禮胡不遣死當禮乃得爲配奔者不禁實非正禮愚按奔者不禁之言敗禮傷教之尤者也信周官者謂古人六禮不備曰奔是月男家貧不能備禮或女家父母不備難於久待者官許之奔愚謂古無六禮不備曰奔之語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此言蓋爲女子設戒當待聘而行不可私奔而往非爲貧民無妻者開捷徑也其所謂奔確與鑽穴踰牆者類有如此者國人皆賤之周公顧制之爲禮乎內則所以言此者女子雖至愚必不樂爲人妾故妻曰娶妾曰買奔則與買

者同。何其賤也。聘者男先。女奔者女從男。男先者爲妻。女從者爲妾。何其醜也。以可賤可醜者立其防。使女子知所以自立。今媒氏言奔者不禁。則是奔亦爲禮矣。果爾。吾不知桑中之詩何爲而刺。奔蠶棘之詩何爲而止。奔豈詩人反惡行禮之人邪。大車之篇曰。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奔果得爲禮。何所畏而不敢邪。就如所言。男家貧不備禮。何不可少待而遽。至于奔。女家父母不備。然已居喪再期。年及成人。爲日已久矣。何獨不可少待而遽。至于奔。若謂女父母新喪。無所倚依。勿遽適人。此末世陋俗。先王時。鰥寡孤獨。皆有養。必無此事。若謂親喪方闋。年已成。人而遽適人。則喪終者。嫁娶原不拘。中春

之令又何爲而遽奔乎愚檢尋禮意大約禮不下庶人昏禮之備六禮爲士以上言之庶人之能備不能備聖人亦不之責媒氏爲萬民而設庶人之昏娶必由媒氏由媒氏者曰會不由媒氏者曰奔會則爲禮奔則爲私其言中春令會男女則及時嫁娶能備六禮者在其中卽貧不能備者亦在其中也其言奔者不禁則作周官者見周末時俗有男女相誘如漆滑詩所云者而官不禁誤以爲周禮固然而遂筆之不知其大亂先王之教也嗚呼三女奔而密滅奔果得爲禮乎哉。又按三代盛時井田法行無不受田之家庶人無甚富亦無甚貧者且昏禮惟納徵用采帛餽皮餘禮其用雁其費財也

有節不若後世之繁縟。古人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束帛有所出。二之日，其同言私其豨，則儷皮有自來。庶人宜無不能備者，卽有不備，亦必行媒而後知名。必授幣而後交，親特以草野樸畧行禮，或不能如士之周月以告君。然必不因此而遂謂之奔也。坊記曰：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其無別也。以此坊，民猶有自獻其身，奔非自獻其身乎？大要奔之爲言，皆牽於私意，匆遽趨赴，無復禮儀節次。故軍敗而走曰奔，諸侯失國大夫得罪出亡皆曰奔，而女惑於男亦曰奔，奔而爲禮是放僻邪侈者，無非由禮之人而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覺聖人之爲多事矣。且卽媒氏本文，惟中春不禁，則未嘗

不知奔之不可恒而餘月禁之也使果常禮而可禁乎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鄭云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按昏義曰一  
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先王於夫婦之道生則  
教之有別死則勉之有守故節義風行而淫僻不作世  
衰道降鰥寡復求配偶禮雖不之禁要當各如其志蓋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和舟之詩志之專一卽父母尚  
不能奪今乃取無夫家者而會之是使鰥必再娶寡必  
更嫁人謂可使無怨曠吾恐節義之風微矣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

此媒氏聽之也媒氏不有媒氏之官府乎何爲於亡國

之社邪。且媒氏主男女之昏，卽其所以聽之既足，以懲姦復，足以儆衆。今乃聽之於社，無論非聽訟之所，不疑于資神乎。註謂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明不當宣露。夫帷薄之醜，業形之訟矣。又安有不宣露者哉。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

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此王政也。司市言凶荒札喪，則市無征。知非凶荒札喪，皆征矣。豈周公之制。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武王克商之後，放牛歸馬，偃武修文，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則知太平之世，有天下者尚不輕

言兵器劫取粥之于市乎故王制曰戎器不粥于市兵  
車不粥于市此質人所掌及于兵器春秋戰國時事也  
廛人掌斂市紬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  
府

註云布泉也紬布列肆之稅布總布守斗斛餘衡者之  
稅也質布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罰布罰犯市令者廛  
布邸舍之稅愚按此廛人所掌言利析秋毫矣民無所  
措手足矣其何以堪乎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王府

皮角筋骨屠者之所斂以資生者也而亦斂之噫歎民  
骨取民髓是不留一毛之利於民民何樂乎有生



肆長斂其總布

疏云。罰無肆立持者之布。嗟乎。斂布已非矣。無肆立持之人。負販之徒也。何罪而不免罰乎。桑孔不如是暴也。易大傳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由是觀之。先王之世。卽市道之交亦坦坦。夷夷無虞。無詐。何其盛也。周官於市。司市下大夫二。上士四。中士八。下士十。有六質人。廛人皆中士二。下士四。府史胥徒凡二百。胥師。賈師皆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疏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一人。肆長肆一人。一市中。官與庶人在官者。不下數百。紛紛擾擾。刑斂商民。嚙市有虎矣。

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操奇贏權子母此商賈賤丈夫之所爲也王者以天下爲家而錙銖取息於民無論足爲民病也其如國體何噫王莽計贏以受息安石青苗而敗宋其禍蓋本於此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

一商也市征之關征之門復征之一門也出征之入又征之商苦于頻征不得不增其直直增而售者病然則非特商困也

司關司貨賄之出人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屢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國凶札則無關門之

征

關市之賦愚已言其弊於大宰職矣。已讀司關職云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掩卷而嘆曰。嗚呼。此何異禦人於國門而奪之者乎。商人逐錐刀之末。得寸則其寸。得尺則其尺。豈樂輸稅于官。惟我行寬大之政。譏而不征。則天下之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熙熙穰穰于茲。稱盛奈之何。征稅以困商。商困而思辟稅。或有不出于關者。卽舉其貨罰其人。是不以商視商。而以盜賊視商。以盜賊視商。而已卽以盜賊之行待商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送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菑田。里。上地。

夫一廛田百晦菜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  
廛田百晦菜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  
晦菜二百晦餘夫亦如之

按周官於六鄉惟見軍法無田制此遂人惟見田制無  
軍法說者謂鄉遂互見是也考小司徒井牧田野九夫  
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正四正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  
都註謂此造都鄙法大司徒制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畝  
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皆與鄉遂不  
同夫都鄙與鄉遂不同者何也周官之法六鄉始於五  
家之比六遂始於五家之鄰其於都鄙則不著民家之  
數故井牧田野獨行於都鄙而不行於鄉遂蓋井田以

九爲數行於都鄙則民室可以相通

以無比隣法也

行於鄉遂

則一比一隣同井而夫不足二比二隣同井而夫又有

餘故遂人別立鄉遂之田而爲十夫有溝之法

十夫辨詳下條

按孟子言周制必曰百畝而徹又曰鄉田同井言餘夫必曰二十五畝何分鄉遂何分都鄙今周官遂人之辨土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分此卽與都鄙之不易一易再易者同無足異也卽都鄙之不易者家百畝一易者家二百畝再易者家三百畝雖與孟子言不合然因田之肥瘠以爲授之多寡在孟子或言其畧而司徒則盡其詳亦無足異也獨此鄉遂之授用上地百畝之外益以萊五十畝餘夫之受用皆同於正夫不思六鄉之地爲

方百里者四方百里者爲田九百萬畝見王六鄉合得  
畝三千六百萬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  
分去一餘田止二千四百萬畝六鄉民七萬五千家如  
遂人法通土中下地三夫授田六百五十畝當去一千  
六百二十五萬止餘七百七十五萬畝而已餘夫或有  
或無或多或少通計一家一人授田如正夫亦當去田  
如正夫之數給以分餘之田尙少八百五十萬畝是不  
必計及六鄉之內尙有官田士田宅田之類而已見其  
制之誣罔矣鄭氏爲之說曰土地有萊所以饒遠六鄉  
餘夫以力出耕公邑其意亦若知六鄉田不給六遂地  
廣而遠故土地加萊所以饒之鄉田不足給餘夫遂有

公邑使之出耕。不思軍法田制業云。鄉遂互見矣。何以獨饒于遂邪。謂之餘夫必未成夫者。且鄉之比閭族黨州鄉與遂之隣里鄰都縣遂秩然如不相通。芻蕘之餘夫豈反出耕於遂邪。况遂地雖有方百里者十二。而公邑任焉。以近郊遠郊之例推之。大約以其近于鄉之五十里爲六遂。而外五十里爲公邑。是六遂雖差廣于六鄉。約方百里者五而正夫餘夫之田猶不足。實田三千萬畝民家如六鄉之數當分三千二百五十萬畝彼公邑自有公邑之民。其田亦止自給。卽有餘亦及于六遂耳。何能遠及六鄉哉。故子皆不之信。一以孟子之言爲斷。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按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畹。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與此遂人所言不同。合而觀之。則匠人爲可據也。夫周人百畝而徹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分之九夫。而取其十一。自畿內至諸侯之國。莫不皆然。匠人所治。始于田首之遂。終于同間之澮。皆以九爲數。與井田之制相符。遂人所治。自夫間之遂。至萬夫之川。



皆以十爲數。實與井田之制不合。蓋周官與考工各自成書。遂人之制卽襲匠人爲文而故變九爲十以示其特異。鄭氏不察。註遂人指爲六遂之溝洫。註匠人指爲畿內采地之溝洫。且匠人註有云周畿內用貢法。指鄉

邦國用助法。

指都鄉

朱子因謂周之徹鄉遂用貢法。十夫

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永嘉陳氏謂鄉遂用貢法。遂人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是也。牽二書之不合者以傳成其說。皆不卽有周田制以定其歸。愚謂周承殷後。其田卽殷之田。溝洫卽殷之溝洫。蓋殷末暴君汚吏慢其經界。武周起而修之。以復井田之舊。觀小司徒職亦曰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云則畿內之田

安有非井授者。夫豈獨於鄉遂之地。悉更井田之舊。而爲十夫之制也。遂人十夫有溝。大戾小司徒之法。鄭氏屬之鄉遂。而以匠人爲都鄙。故于小司徒亦註爲造都鄙法。玩周官本文。何嘗云造都鄙哉。又小司徒註云造都鄙。經立其五溝五塗之界。遂人註復謂畿內都鄙。遂人盡主其地。若是則并都鄙亦十夫矣。其說不自相戾邪。且匠人之法。自遂而溝而洫。而澮以達于川。遂人之法。亦自遂而溝而洫。而澮以至於川。安見遂人之爲鄉遂。而匠人之爲都鄙。今取兩法以考于井田。實有合有不合。則匠人之文。卽謂與小司徒相發可也。遂人雖司徒之屬。又安可爲據哉。或者以爲鄉遂川首都鄙用助。

本于孟子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之言夫滕地五十里止畿內四百分之一孟子就井田已壞之後姑別野與國中之便者而爲之制如謂野爲都鄙國中爲鄉遂試問五十里之國何由而克備王畿之制邪奈何據此而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耶陳及之知其失謂周制井田通乎天下無外內之異是矣又云匠人九夫以方言之遂人十夫以直度之其實一制也是亦重違周官而未能定其歸耳或曰夏田五十殷七十周百畝多寡殊矣今謂周之田卽殷之田溝洫卽殷之溝洫果有據乎曰帝王之興首立度量三代授田異者尺步廣狹不同故數有多寡非七十有加于五十百畝有加于七

十也。如果代有所加，則殷周既有天下，必取夏殷之田，悉爲紛更，勢且至于塞溝洫爲田畝，破田畝爲溝洫，督責迫促，疲勞怨讟，普天之下，無一得所之民矣。湯武聖人，豈若是乎？易曰：「改邑不改井，此之謂也。」曰：「三代尺步不同，亦有賒乎？」稽之于古舜之卽位而巡狩也，同律度量衡，武王之有天下也，首謹權量。故大傳云：「聖人治天下，其立權度量，與改正朔，易服色，皆得與民變革者也。」既可變革，則三代尺步之不同，又何疑哉！且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所謂古指殷時言，所謂今卽指周言。殷周步皆六尺四寸。可馬法言六尺爲步，蓋後世尺更廣。

故步之尺寸不同但殷尺大周尺小殷六尺四寸之步以周尺應之已得八尺而周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短于殷步一尺六寸故殷之百畝爲周之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王制等而下之殷之七十畝爲周之百畝有奇明矣夏之尺步雖不可考然殷已廣于周矣夏之廣于殷不從可推而見哉曰開徹法八家同井今謂分之九夫何也曰夏時貢法一井九區區五十畝分之九夫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殷之助則一井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外八家各受一區俱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更稅其私田至周之徹則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歲取其所獲之十一蓋徹之爲義取于上下相通且通乎夏殷之

法也。一井九夫。是通乎夏。取其十一。而不若夏之以中歲爲常。是通乎殷。趙岐孟子註。謂周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不已知一井之爲九夫乎。故孟子所謂八家同井。而同養公田者。殷制也。小司徒及匠人所謂九夫爲井者。周制也。鄭註小司徒云。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則亦知周井之非八家矣。曰。如子言。則周無公田矣。詩何以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乎。曰。民田非自有。而悉受于公。則私田皆公田也。君雖不有公田。而就私田十取其一。則公田卽在私田中也。古者君以足民爲心。故省耕省斂。而行其補助。民以急公爲念。故願天雨于公田。而遂及其私。于此想見君民一體百

好足君孰與不足之意。所謂上下相通無公田之名而有公田之實。徹之所以善也。使徹而亦有公田。孟子既引此詩。不當云惟助爲有公田矣。然則孟子何以云雖周亦助乎。曰。時井田已廢。徹久不行。孟子勉滕文以復古。因舉其最善之助以爲言。而又恐其疑非祖制而行不力也。故就詩言而曰。雖周亦助以堅之。亦斷章取義之意也。請徹法通力。各作計畝均收者。非乎。孟子曰。百畝之冀。上農夫食九人。上次八人。中七人。下次六人。下五人。則知力有勤惰。卽獲有多寡。若通力均收。情同勤獲。是使勤者徒勤。而惰者幸安于惰矣。其何以勸乎。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林

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  
罰之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  
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  
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  
府頒其餘于萬民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  
禁而守之 甸人掌金玉錫之地而爲之厲禁  
以守之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  
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  
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掌葛掌以時徵  
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  
當邦賦之政令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 掌茶掌以時聚茶

徵野疏材之物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

按山林川澤民之所以取材用也或恐其不時而入則物或易盡爲之設禁以守之特數有司之事耳曷爲而官吏若是其多乎既官吏若是其多則凡山澤之所出是資國用者官取之可矣曷爲而賦于民乎嗟乎虞衡至之迹人卅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柴草掌炭掌茶掌蜃復物物分斂之數千百官吏結罔羅置陷阱于山澤之中民生其間真一步不可行一物無所有纍然桎梏之人耳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豈其然哉

春官

大宗伯以禴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按王制云天子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周時時祭正禮大宗伯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則本天保詩禴禘烝嘗而爲文也詩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今釋其詩實武王時所作而禴祠烝嘗實諸侯之禮武王既有天下詩猶言諸侯禮者武王末受命未及定禮至周公相成王成文武之德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始永爲定制故武王時詩猶以諸侯禮言之作周官者遂因之而不改也世儒不察泥詩及此文謂天子四時之祭春禴夏禘秋嘗冬烝而

王制所言爲夏殷之禮。周則以禘爲殷祭。紛紛其說。莫可適從。愚歷攷經傳。詳釋禮文。天子每歲一大禘。行于午月。以合遠祖。近祖。故亦曰大禘。蓋卽四時祭中特大其禮。未嘗別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如先儒之說也。酌禘嘗烝爲天子之祭。而王制諸侯之祭。與天子連文者。周衰禮廢。諸侯僭禘者有之。記者不知其非。而并著之耳。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

按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是朝與覲不同也。

穀梁及王制竝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儀禮載諸侯之見天子則惟有覲禮是朝又爲天子諸侯相見之通稱而覲獨行于天子吾爲就儀禮攷之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又云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下乃云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以受覲知所謂乃朝卽指天子當宇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之朝也又曲禮所謂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亦在此時蓋行覲之日天子自路寢而出先至于宇時諸侯在大門外因朝見以通姓名及天子入廟當依乃覲故覲北面而朝東西面覲有拜稽而朝則無之惟然故朝下通于諸侯而覲獨行于天子經傳或言覲或言朝義可相包禮非分見也

果春朝秋覲豈春時諸侯獨廢拜稽之節哉至於宗禮畧不經見惟魯爲文昭之長兄弟宗之故滕人曰吾宗國魯宗之言主也夫豈朝見之名哉若以爲尊天子也而謂之宗則天子爲天下共主無或敢不尊之而獨不得而宗之彼諸侯繼世公子尙不敢宗嗣君而別有大小宗之法况天子之尊者乎作周官者見禹貢有朝宗之語而沔水詩因之遂以宗爲見王之禮豈知書言江漢朝宗猶其言灘沮會同也灘沮二水會而同入于澤故曰會同江漢宗于海而歸于海故曰朝宗非有假于見王之義也先儒不察反援此文以釋書則是夏時已有宗禮矣果夏時已有宗禮則其來已久何以諸經傳

不一見乎。夏見曰宗。無是理也。古者諸侯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故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非見天子之稱也。春秋時諸侯多私爲之約以爲不期之遇。故凡書遇者皆惡。無人君相見之禮。諸侯之於天子何如者而敢爲不期之遇也哉。冬見曰遇亦無是禮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此言摯也。按曲禮曰：凡摯諸侯圭。公別言子男璧。是子男同執圭也。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是子男不執璧也。獨此言子男執璧。先儒據此遂于曲

禮云不言璧畧也。於贊大行云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夫曲禮言摯。自天子達諸侯。且詳及卿大夫士庶人。以至婦人童子。野外軍中。何獨于子男而畧之。贊大行則更詳其長短之度。蓋公侯伯子男爵列雖五。而車旗服物之等維三。大率降殺以兩。則九寸七寸五寸之文。必有所據。奈何是此而非彼乎。考工記玉人列公侯伯命圭。其九寸七寸。與贊大行同。而子男獨闕。其同于贊大行所言可知也。玉人註曰。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故書謂漢初所遺考工記古木杜子春云。五寸當爲七寸。玄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以愚觀之。故書所謂命圭五寸。卽子男之圭。正與贊大行相合。其亦謂之躬圭。此或是

文之誤耳。杜子春因其謂之躬圭，乃謂五寸當爲七寸。夫七寸之圭，伯所守也。伯圭上文已見，豈容復出乎鄭。立謂五寸者，璧則亦知爲子男之所執，而不知其實爲圭也。凡皆泥于子男執璧之文耳。載攷覲禮，天子當依南面立，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玉再拜，言諸侯則子男在其中矣。言奠圭玉而不言璧，則子男亦執圭可知矣。禮器云：禮有以少爲貴者，圭璋特，此謂諸侯朝聘用圭璋，圭璋皆特達，享禮用璧琮，則以來帛薦之。若子男執璧，則璧亦有特時矣。禮器何以不及乎，顧命云：上宗奉同珣玉人云：天子執珣以朝諸侯，說者謂珣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夫圭方面璧員，瑁可



以冒圭而不可以冒璧且未聞天子有兩冒也亦必無  
置子男而不冒也則五等皆圭益無疑矣况圭以爲執  
手之所執當朝覲行禮之時藉獨子男執璧若奉槃然  
尙何禮度之足言乎又按諸侯始封天子錫之介圭傳  
諸子孫永久不易是曰命圭朝聘用以爲信禮畢皆反  
之覲禮聘禮班班可考也璧非天子所命庭實用之祭  
祀用之贈遺燕好用之傳記昭然不得與圭混也

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  
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  
則玄冕

按天子冕服十二章始見於虞書所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三代因而不改周則天子以爲祭服名衮冕凡祭皆用之無鷩冕以下諸服何以見之禮器曰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冕朱緣藻十有二旒龍衮衮雖不言其章然郊特牲云王被衮以象天是有日月星辰也有日月星辰而名之曰衮則龍衮十二章可知矣其不以日月名而以龍衮名者日月雖先列而龍形衮然尤爲章著故以名也鄭氏泥龍衮之文與左傳三辰旂旗之語因謂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旂旗而冕服自龍衮以下天子止于九章然則龍登于旂黼登于依山登于組亦應不著于服矣又何

以龍衮名哉。郊特牲言祭之曰王被衮，是祀天服衮也。玉藻云：天子龍衮以祭，不言所祭之處，是凡祭皆衮也。而司服云：祀天則大裘而冕，惟享先王則服衮，其餘諸祭皆異服。果可據乎？鄭氏爲九章之說，因謂天子祀天大裘，而指郊特牲之被衮象天爲魯禮。然則周天子止於九章，魯乃諸侯而反十二章耶？且裘惟冬可服，祀昊天上帝、冬至之郊也。大裘宜矣。此曰祀五帝亦如之。夫五帝之祀有行于春者，有行于夏者，有行于秋者，亦可以大裘乎？享先公饗射及四望山川諸祀之服，雖不見于諸經，然玉藻言天子之服及于朝日，及于聽朔，及于視朝，及于食，及于居，諸侯之服亦極詳，果祀異而服亦

異當無不著之者何爲惟言龍衮以祭也夫祭之大小  
惟在灌獻牲牢樂舞之隆殺而不在冕服之殊冕服天  
子所服以將其敬者祀異而冕服同無害也上公王者  
之後得用天子禮樂故亦服衮然自龍而下無日月星  
辰蓋與天子同衮之名而不同其實王制三公一命衮  
則加賜九章與上公同非常數也禮器云天子龍衮諸  
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故天子曰衮冕而諸侯大夫  
皆曰裨冕裨之言卑也黼黻皆繡于裳君尊而臣卑衣  
尊而裳卑故天子以衣之龍名諸侯大夫以裳之黼黻  
名而通謂之裨冕玉藻云諸侯裨冕以朝覲禮云侯氏  
裨冕釋幣於黼是諸侯裨冕也曾子問云太宰太宗太

祝皆裨冕是大夫裨冕也。士衣裳無章，故無冕。某有曰：玄冕者，冕服之布皆玄，故名也。此名鷩冕、毳冕、希冕、義，無所取，不足信。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

按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妾。則世婦與夫人、嬪御皆佐宮中之事者也。天官之屬列九嬪，世婦女御識者已識其無內外之辨。茲乃復列世婦于春官，而置之卿士。噫！后宮之屬，其得以卿大夫士男子與其間邪？賈氏、馬氏謂以奄爲之。鄭註因引漢大長秋爲況，此以內小臣奄上士爲例，不知其尤不可也。更可駭者：天子設官分職，首慎六卿。卿者所以佐王出治者。

也。故夏有六卿。甘誓云：乃召六卿。是也。周亦有六卿。周書云：六卿分職。是也。夏周六卿。殷從可知。觀夫王朝公卿出爲牧伯。列國諸侯入爲卿士。卿之選何其重與。雖昏義及王制。並云：天子九卿。然皆合三公言之。故成王顧命時。同召太保、爽、芮、伯、彤、畢、公、衛、侯、毛、公爲六卿。而太保與畢公、毛公實兼三公也。六卿之外。安得更有卿哉。周官於六官有六卿矣。於六鄉又有六卿。已疑非先王之制。奈何。於后宮復有卿乎。王制卿止六。而后官反倍之。縱曰后宮之卿。卽天子之卿。吾未聞天子之卿至有二十四人之多也。按昏義云：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后立六

官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則后宮之世婦視王朝之大夫外內秩然不容或混置卿于后宮而以世婦名其褻已甚奄與非奄更可弗計。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按內外宗皆婦人也昏義云婦人無爵從夫之爵非專官安得隸此

外宗贊王后之獻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鄭註云后有故不與則宗伯攝其事此固然矣然外宗外女註謂王諸姑姊妹之子也王后不預祭而宗伯攝則外小臣贊之可也奈何以婦人共職乎

家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

此固足以激厲武人然亦不可以一例視狼暉死秦師  
君子許之爲君子公爲與汪錡戰郎皆死皆殞孔子許  
之縣賁父死御莊公賜諫杞梁襲莒死齊莊致弔敝無  
存死兵齊侯親推其柩車賁尙父死寇哀公弔之于路  
若是者其亦不入兆域邪

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  
常十有二旂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  
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  
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  
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按此言玉路以祀先儒因謂殷祭天乘木路周祭天則乘玉路愚以爲不然郊特性曰郊之日王乘素車貴其質也又曰素車之乘尊其樸也是周祭天不乘玉路明堂位曰魯君乘大路祀帝于郊天子之禮也是魯僭郊亦不乘玉路故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禮器曰禮有以少爲貴者大路繁纓一就。有以素爲貴者大路素而越席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顧命大路在賓階面夫素車木路也路車木路也大路木路也皆非玉路然則周之凡祭其乘車雖不可得而知祭天則斷斷爲木路無疑矣孔安國書傳釋大路爲玉路杜預左傳註亦言玉路不知大路之爲殷路明

堂位已言之。殷路木路也。周雖尙文祭天貴質亦乘木路。先儒泥玉路以祀之文于禮文言大路皆釋爲殷祭天車。然則郊特牲明言周之始郊日以至。詳言郊事而後及乘素車。豈亦殷禮邪。陸農師謂郊時乘玉路爲卽道之車。乘素車爲卽事之車。此兩可之詞亦過信周官之誤。

司常辨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

交龍爲旂

云

云

國之大閱贊司馬班旗物王建

大常諸侯建旂

云

云

按巾車云王建大常以祀是指郊祭之旗也。然郊特牲云郊之日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

云魯君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則郊之所建者旂也非常也闕官詩侈美魯郊亦曰龍旂承祀則巾車之言其可信乎覲禮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以禮日月祀方明鄭註據巾車及司常釋大旆爲大常愚以郊特牲明堂位及魯頌觀之其實大旆卽大旂也不然何以旂有日月而旆亦有日月旂有龍章而旆亦有龍章乎卽是以推因知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未可信也何則旗各有物日月已畫於旂必不更畫於常也又知司常云大闕天子建常諸侯建旂未可信也何則旗各有所用旂旣建以郊必不下移於闕也且巾車于革路業云建大白以卽戎矣司馬之

大閱復曰王建大常又云及致建大常比軍衆夫大閱  
致衆獨非卽戎乎何以與中車戾也司勳云凡有功者  
銘書於王之常註卽指日月之常此作周官者因書  
有厥有成績紀于大常之語而制此文註又因王建大  
常之文卽指爲日月之常不知書之大常官名也非旗  
名也紀于大常者紀于大常之籍也大常職紀臣功故  
功臣死大常累其行而謚之後世尙因之不廢如謂紀  
績于常旗以表示人則旗爲動物且易敝壞又功臣旣  
多將有不勝書者故知其必不然也孟子云諸侯招士  
以旂則旂雖天子諸侯所同而龍章日月之旂惟天子  
得用於郊諸侯不得而有也然則鄭據左傳三辰旂旗

之言謂周升日月星辰于旂而冕服止九章益無足信矣旂無星辰而左傳云三辰蓋約畧之詞如旂有星辰諸經必槩舉三辰而不僅言日月矣

夏官

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吳氏曰古惟王都稱畿王畿之外在夏爲五服在周爲

九服未有名之以畿者畿字當是服字愚按鄭司農云近當言畿又引春秋傳天子一畿列國一同殷頌邦畿千里則司農之意已知言畿之非矣以愚考之非第九畿之說非宜卽九服亦未可信則止五服耳安有九服辨在職方條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射

烏氏掌射烏祭祀以弓矢毆烏鳶羅氏掌羅烏

烏中春羅春烏獻鳩以養國老

註云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愚聞夏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鳥獸魚鼈咸若武王伐紂虎豹犀象驅而遠之故召公戒武王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夫犬馬豢獸也。非土性猶不育。矧虎豹熊羆之屬凶戾成性可得而教擾之乎。如謂共祭祀之羞則獸人冬獻狼之屬足需矣。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庖者亦已足用矣。且其教擾之者。誣謂使之馴服王者之教無不服。犬猛獸性不狎人。不服而彊之使服。其亦異乎。聖人作則而魚鱗不淪。鳥不獮。獸不狘者矣。作周官者見大射儀有服不爲大侯之獲。遂附爲服不服之猛獸而定其官職。豈知大侯之獲名爲服不者。射取觀德能及遠足以服不服之人。非取服不服之猛獸而爲言也。射鳥氏掌射鳥則近于戲。大羅氏掌鳥獸諸侯所貢者也。故致鹿與女而詔各狎戒諸侯。

母好困好女豈天子反令之羅烏鳥以爲事哉又養老之禮膳羞有常固不煩羅氏之羅致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罷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注入

六

按天子十二閑凡良馬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一千二



百九十六匹合之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其王馬之官  
有校人有僕夫有馭夫有趣馬有巫馬有牧師有廩人  
養馬之役有圉師有圉人計王馬之官中大夫二上士  
十六中士二十下士二百七十五養馬之役圉師六百  
四十八圉人二千八百八府五史十二胥十二徒二千  
一百六十二醫四賈二通計大夫士爲三百一十三人  
府史胥徒醫賈圉師圉人爲五千六百五十三人是人  
之數幾倍於馬之數嗚呼此卽孟子所謂庖有肥肉廄  
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之世然不至是又邦國六  
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一  
千七百二十八匹天子畿內大都小都采邑凡爲方百

里者八十四分之公卿大夫王子弟者且數十百家使  
盡如其數以備之其馬不知幾何其官役更不知幾何  
矣又巫馬職掌養疾馬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君子以爲  
傷國體

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  
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周語祭公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

蠻夷要服戎翟荒服此周制也與禹貢所言五服同特  
改綏服爲賓服故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由是觀之  
周之疆域卽禹貢之九州可知也曷從有此九服哉且  
禹貢首以甸服甸服卽土畿也王畿之外四服而已襄  
王謂重耳曰我先王有天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  
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合之祭公所言周之畿內亦稱甸  
服甸服之外亦四服而已今職方于王畿千里之外有  
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之九服是較禹貢及祭公言多  
五服矣不知周公相武王定天下之後何時于五服外  
東西南北各增此二千五百里之地而成九服也王制  
曰千里之內曰甸武成曰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

邦甸卽畿內也。而職方列甸服于侯服之下。縱禹貢夏書不可言周禮。豈祭公襄王之言武成。周官王制之語亦皆不可信邪。或疑周官有六服。羣辟之誨。康誥有侯甸男邦采衛之文。恐周不止於五服。曰周官旣云六年五服一朝。則止五服矣。其言六服。蓋指公侯伯子男及附庸之君爲六服也。康誥所言侯甸卽甸服侯服也。男邦采卽侯服百里之采。二百里之男邦也。衛則指賓服而言。卽二百里奮武衛之地也。侯服舉內以見外。賓服舉外以包內。又何疑于非五服哉。

### 秋官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

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吳氏曰古有贖刑之法特爲過誤者設不聞凡有獄訟皆入矢金而後聽之也果若是是老吏賣法者之所爲也周家之法豈宜若是且矢金非貧者所能備必入矢金而後聽則無矢金者遇不平之事何從赴愬哉愚按大司寇有云以肺石達窮民拘儒因謂此入矢金者富民也又士師之屬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拘儒因謂此越鄉遂士而直煩司寇者頑民也果若是是先王之于獄訟未論曲直先問貧富矣且頑民無實其有獄訟以理斷之可矣受矢金而聽之又何以服其心哉易噬嗑四爻噬乾肺得金矢五爻噬乾肉得黃金先儒援此

文爲說非也。蓋得金矢得黃金。與三爻之遇毒一例。毒不在腊之外。矢金亦不在肺肉之外。噬之而卽遇噬之。而卽得非兩事也。若謂卦至于川獄則求之象外可矣。奈何牽此贖貨不經之語以實之乎。曰腓則有毒矣。乾肺乾肉何以得有矢金邪。曰獸多取于田。矢鏃所斃。容有人焉而未出者。噬之而得。又何惟焉。

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此遺忘之物也。而獲取之。已非先王道不拾遺之化矣。然旣旬而後舉之。則物爲無主。在獲者自可以安受。但當盡歸于庶民。不應取大者没入于公也。或者謂人民

非庶民所得私，則分別于其間，而以人民入于公貨，賄六畜入于私，庶乎其可耳。然要之非周公之制也。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

按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蓋隨世而爲重輕。卽呂刑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之意。吾卽以周時言之。文武成康之世，新國也。穆王之世，幾于亂矣。周官司刑所掌，官刑殺刑之重罪，數與墨劓別之輕罪等。呂刑所言，則墨劓皆千刑五百，宮三百，大辟二百。計其數，則多于周官六之一。差其等，則重刑止輕刑十二三耳。使周官而果周公之制，是刑新國用重

典而呂刑之刑亂國反改而用輶典矣豈世輕世重之謂乎故謂周官爲煩刑重斂之書良不誣也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夷隸掌役牧

人養牛馬與鳥言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

教擾之掌與獸言

此三隸者受役于養畜鳥牧人等官可也乃使之教擾且令與鳥言獸言何邪拘儒救此失必將曰公冶賢人解鳥語葛盧遠人諳牛鳴不可謂無其事不知此亦其偶然天得之巧不可殫也非可學也曷爲設隸以掌之今卽令能鳥言獸言豈有益于民生有裨于國政邪直見戲耳



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馭曰車轅  
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

按車轅卽車裂刑之最酷虐者也唐虞三代未之有春秋時齊襄公討鄭弑君而轅高渠彌楚康王殺子南而轅觀起下迨戰國秦之于衛鞅齊之于蘇秦呂政之于嫪毐黨皆車裂以徇是馭未嘗轅而轅者皆非馭由是觀之車轅叔世淫刑也豈周公之法乎至罪不當轅而誓馭非宜更不必論矣又按曲禮曰刑不上大夫鄭註曰不上大夫者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先王之用人選賢舉能大夫必有德而後進故人之入官者四十而彊始仕爲士五十而艾乃爲大

夫蓋四十時道明德立更十年則將達老成足堪大夫之任其慎重如此使預設刑書則是君不知賢也條狼氏之誓大夫者奈何與曲禮背乎且大夫預聞國政其位崇其責重矣鞭刑見于舜典乃官府之刑所以待罪之輕者使之知戒使上及大夫其辱已甚士可殺不可辱况大夫之尊貴者乎春秋之世刑戮無常諸侯多專殺大夫書于經者不下數十而鞭之見于記傳者類皆卑賤末流魯般之鞭犂圉人也齊襄之鞭費徒人也楚子玉鞭七人治兵也衛獻鞭師曹齊莊鞭侍人賈舉孟洩鞭成有司使何嘗有及大夫者哉春秋之世猶無之而謂周公制之爲禮吾不信也

冥氏掌攻猛獸 庶氏掌除毒蠱 穴氏掌攻蟄

獸 翟氏掌攻猛鳥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

雍氏掌殺草 碧蒺氏掌覆天鳥之巢 翦氏掌

除蠹物 赤友氏掌除牆屋 蜎氏掌去鼃鼠

壺涿氏掌除水蟲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

自有君臣以來至于今設官之多無有如周官者試觀此諸官所掌何事邪不過此鳥獸草木蠹蠹之末務即欲除之數隸人可畢者而設官置役尚詳如此遍地皆官遍地皆豺狼也吁讀地官之屬民不聊生矣讀夏官秋官之屬物不得所矣其誕謾不經至于神可殺淵可爲陵不見之鳥獸可射以此爲禮是語怪之書也而謂

周公爲之乎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一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按書周官篇云六年五服一朝與此大行人文大異先

儒皆以侯甸男采衛釋書之五服蓋亦本此大行人爲言而不知其不可也。大行人于侯甸男采衛要六服之外更有蕃國以包夷鎮蕃三服則九服矣。書止言五服今取其侯甸男采衛以釋書則要服及三蕃國何以處之。吾以爲書所言五服卽周語所謂甸侯賓要荒而此大行人所言爲非實也。就書言之六年之中五服諸侯先後而至雖有不齊而其來朝止一也。此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是甸服來之歲侯服又來也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是男服來之歲侯服又來采服朝之歲侯甸又俱來也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是衛服來之歲侯甸又來要服來之歲侯甸男又俱來

也。以至蕃國。世一見之年。侯甸男采俱來也。總而計之。十二年之中。侯服十二。甸服六。男服四。采服三。至。衛要再至。雖曰地有遠近。一何疏數不均乎。當以周書爲正。至其貢物。九州四海土性不齊。物產亦異。不可以一定拘攷。禹貢九州之貢。皆因其地之所出。如荆之包匭菁茅。不貢之於雍。豫徐之泗濱浮磬。不問之於青揚。蓋使諸侯易于共。而王朝無不足于用。斯已矣。孝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貢。禮器言。大饗列四海九州之貢。亦曰。各以其國之所有。今天行人之制。每以五百里爲率。不問東西南北。貢祀物者。不兼饋器。貢服物者。不輸貨財。果若是。是國之所有者。未必貢。而貢者。或其

地之所無周公立制豈其然哉